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望海听风”。

弥水之滨话先贤

□李守亭

春天的弥河生态农业观光园，微风轻拂，阳光明媚，草木萌发。沿着弥河西岸平坦的步道缓缓前行，我穿过张建桥桥底，面前豁然开朗，视野和心境也随之宽广、愉悦起来。

这是河岸与堤坝之间的河滩地带，20多年前建设了颇具异域风情的欧洲村。因弥河行洪安全和城市功能提升需要，近年来对这里进行了彻底改造，成为弥水清风主题公园。

公园入口处一块写有园名的红褐色石碑赫然入目，背面刻着一段文字：弥水清风主题公园东濒弥水，西临商务小区，北起圣城东街，南至农圣街王口大桥，南北长1440米，占地18公顷。公园将寿光三圣文化、农耕文化、历史人物中的清廉元素融为一体，寓廉于景、寓教于乐。

这处公园从寿光的历史长河中，撷取了一朵朵闪光的浪花，呈现于世人面前。

步入公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矗立于石碑南侧的“三圣”文化浮雕。最西边是“仓颉造字 启民以智”主题浮雕，融合了黄帝、仓颉、水草、鸟兽、文字等元素。黄帝史官仓颉，从远古走来，披发长须，四目炯炯，手持造字工具，观天象、察山川及鸟兽之迹，仿其形象创造文字，除结绳记事之弊，开创文明之基，因而被尊奉为“文祖”。寿光历史上有仓颉墓、启秘亭、仓颉双井等遗迹。为纪念仓颉，寿光建有“仓圣公园”“仓颉书院”“仓颉汉字艺术馆”“文圣书房”等。2021年，“仓颉造字的传说”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往东是“夙沙煮海 惠民以利”主题浮雕，生动再现了夙沙氏手持工具带领人们“煮海为盐”的场景。夙沙氏是居住在山东沿海的夙沙部落首领，因其最早煮海为盐，被尊为“盐宗”，是我国海盐生产的创始人。寿光被命名为“中国海盐之都”，“寿光卤水制盐技艺”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双王城商周盐业遗址群被评为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。

沿甬路东行数步，北侧是“农圣著书 安民以术”主题浮雕，正中是农圣贾思勰伏案著

述《齐民要术》的画面，两侧描绘了寿光人民收获粮果蔬菜、载歌载舞庆贺丰收的场景。借助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农业思想的引领，菜乡人在新时代继续书写现代农业的绿色篇章。

寿光人杰地灵，不仅有“三圣”，还英才辈出。弥河流域曾涌现一大批历史人物，有社稷重臣，也有文苑精英，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，彰显出寿光深厚的人文底蕴、灿烂的历史文化。

沿着如天空般蔚蓝的步道，我继续向南走着，仿佛穿越岁月长河，与一位位先贤大儒邂逅于弥水之滨。

我看到的第二组寿光历史人物塑像，南北两人，一立一坐。南为公孙弘，但见他巍然站立，手持笏板，一副进言奏事的样子。身后的简介概括其一生：公孙弘，字季，齐地淄川国（今寿光）人。他布衣封侯，官拜丞相，为西汉名臣。他清廉节俭，为当时百官典范。北为徐干坐像，左手持竹简，铺展胸前，右手握笔，正静气凝思，仿佛接下来便会文思泉涌……徐干，字伟长，三国时期北海郡（今寿光）人，“建安七子”之一，官至司空军谋祭酒参军、五官将文学（文官）。曹丕评价徐干“独怀文抱质，恬淡寡欲，有箕山之志，可谓彬彬君子矣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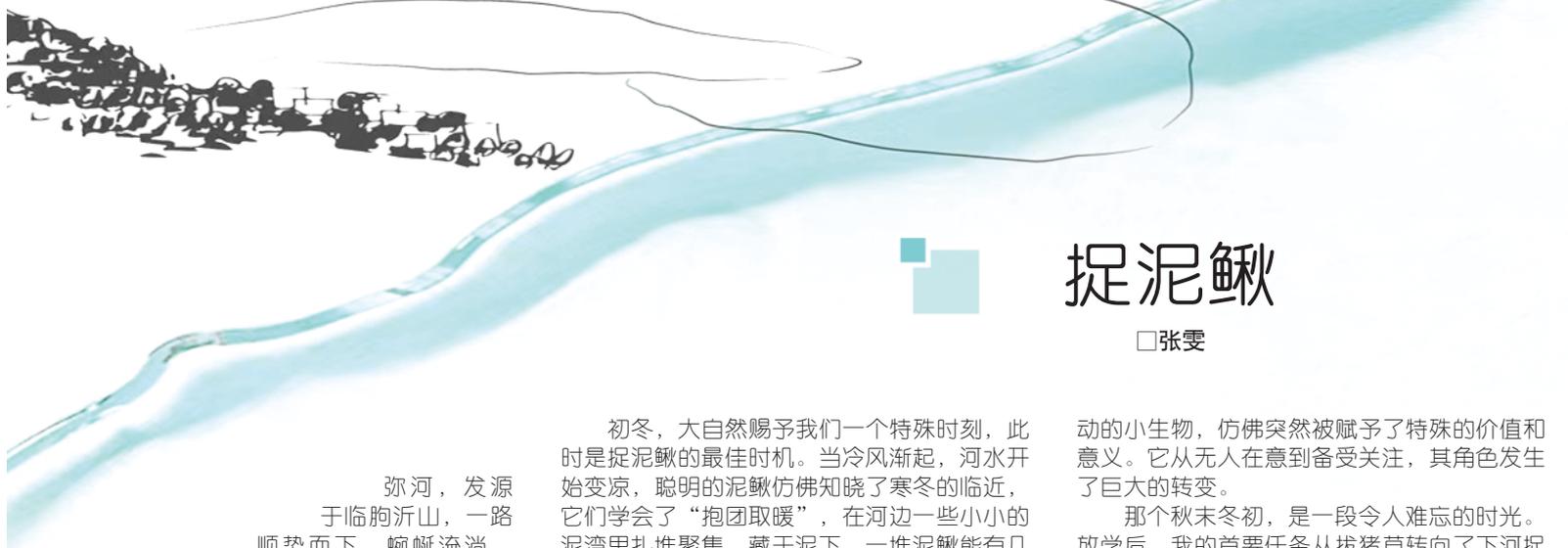
往南再看第二组人物，北面这位身佩长剑、挥舞右臂之士，远眺弥河，目光炯炯，英气逼人，他便是名相王猛，字景略，东晋北海郡剧县（今寿光）人。东晋十六国时前秦丞相，辅佐苻坚扫平群雄，统一北方，被称作“功盖诸葛第一人”。南面是刘翊，字叔温，明代寿光县阳河人，明正德十三年进士。官至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兼谨身殿大学士，后世称为“刘阁老”。他倡行仁政，持廉秉公，上疏皇帝斥奸佞亲贤臣，选拔官员注重贤能品德。

接下来的第三组人物也是一立一坐。坐者为魏瑄，字昭华，明代寿光人。明崇祯十年进士，官至监察御史。清顺治二年，归顺清廷，

历任湖广道御史、大理寺卿等职。他不畏权势，弹劾二品总督，主政大理寺，直指制度弊病，力主司法改革，以民命为重，直谏获罪。立者为赵鉴，字克正，明代寿光县赵家营村人。明成化二十三年进士，任萧山县知县，创丁田相折法，减轻贫民税赋，后任广东道监察御史、两淮盐法道、刑部尚书等职。赵鉴为官四十年，处事公正，拒绝请托，有“清鯁忠实”之称。

最后一组历史人物为两尊立像，北面身着朝服顶戴花翎、手持长须者是董思恭，字作肃，清代寿光县人。康熙六十年进士，官至湖南粮储道兼按察使副使，为官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务实宽和，清正廉明，政绩斐然，很受百姓爱戴，深得三帝赏识，先后下六道圣旨褒奖董思恭及家人。南面长袍马褂、掩卷沉思者为李封，字紫绶，清代寿光西玉兔埠村人。乾隆十九年进士，曾任湖北巡抚、兼署湖广总督、刑部左侍郎。李封宦海沉浮四十年，位至封疆大吏。纪晓岚为其撰写墓志铭：“人以官富，公以官贫，贫则贫矣，而秋水无尘。”

望着清清水，我不禁这样想，如果这些先贤穿越历史的烟云，现身弥河之滨，凭栏临风，目睹今日之弥水胜境、菜乡盛景，该会生发怎样的感慨呢？



捉泥鳅

□张雯

初冬，大自然赐予我们一个特殊时刻，此时是捉泥鳅的最佳时机。当冷风渐起，河水开始变凉，聪明的泥鳅仿佛知晓了寒冬的临近，它们学会了“抱团取暖”，在河边一些小小的泥湾里扎堆聚集，藏于泥下。一堆泥鳅能有几条、十几条甚至几十条，它们仿佛在共同“筹划”过冬的事情。这时，人们手持铲网，将那带着泥水的泥鳅一并捞起，再用清澈的河水冲去污泥，此时网里裸露出来的便是活蹦乱跳、扭动着身躯的泥鳅了。就这样一网接着一网，捞出洗净，再将其倒入水桶中，有时收获半桶，多的时候能装满一大桶。

然而，河边并非处处都能发现泥鳅的踪迹。要想找到它们，必须用心去探索，仔细寻找那些适合它们“安家”且能避风避寒的小水湾。通常，附近熟悉的水湾在经过捕捞之后，收获往往会逐渐减少。如若渴望有更为丰硕的成果，就得鼓起勇气，徒步走向远处。那未知的区域，仿佛是一片等待开发的“新大陆”，充满了神秘和期待。说不定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藏着数量众多的泥鳅，等着人们发现河中的宝藏，收获满满的惊喜。

20世纪80年代，有商人到我们村收购泥鳅，他们给出的价格相当可观，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对于一些村民来说，这无疑是个难得的赚钱机会。原本不起眼的泥鳅，一下子变得十分引人注目。它不再只是河水中默默游

动的小生物，仿佛突然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。它从无人在意到备受关注，其角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

那个秋末冬初，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时光。放学后，我的首要任务从拔猪草转向了下河捉泥鳅。运气好的时候，一次捕捞的泥鳅能有几元钱的收入，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是极大的满足。我至今清晰地记得，最多的一次竟赚到了5元。要知道，在那个职工月工资仅有二三十元的年代，这绝对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它能买好多学习用具和学习资料，甚至能给家里添置一些生活用品。每每想起那段经历，心中仍然充满感慨，那是艰辛岁月中的一抹亮色。

后来，我幸运地踏入了大学的校门，家乡的那条河离我越来越远。当冬天来临，在家闲来无事的三弟，也学着曾经的我下河捉泥鳅。那时的他，不过十一二岁的年纪，小小的身体却充满了力量和勇气。令人惊喜的是，他每次都收获满满，捕捞水平丝毫不亚于我。而我在大学期间的部分生活费用，正是三弟在寒风中不辞辛劳换来的。

那些捉泥鳅的日子，如明珠般镶嵌在我记忆的长河之中。无论是下河捉泥鳅时的欢乐，还是收获泥鳅换来收入时的满足，都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。岁月流转，人事变迁，但记忆永远不会褪色，始终在我的心中保持着鲜活与生动。